

基于平行语料库的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三译本四字格的对比研究

孔德璐 张继东¹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上海 200083)

摘要: 基于自建的 *Tess of the D'Urberrilles* 三译本平行语料库 ,本研究旨在考察译本间不同的风格及四字格的使用情况 ,并通过定量分析提供数据支持。文章基于以往研究对三译本所使用的四字格进行分类、标注和统计 ,结果显示 ,张谷若译本中相对存在更多使用灵活的四字词组 ,创造力更强 ,且倾向于两个四字格的连用 ,体现出张谷若对四字格的精妙把握 ,结构类型上偏好重叠重复类和同义类四字格结构的使用 ,达到表达生动、声韵和谐的效果;吴笛译本四字格形类符比较高 ,在使用上更为丰富;王忠祥和聂珍钊合译本中四字格使用相对有限 ,在结构上和吴笛的译本同样倾向于多用派生类的四字格。文章为翻译实践中四字格的运用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平行语料库; 四字格

Title: A Study into Four-Character Pattern Based on English-Chinese Parallel Corpus of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Abstract: Based on the self-built English-Chinese parallel corpus of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highlight the different styles and the use of four-character patterns among the three Chinese translations. The analysis section classifies , labels and runs statistics on Chinese four-character pattern. The results show that , instead of the fixed use of four-character idioms , Zhang uses more flexible four-character phrases , illustrating more creativity; he prefers to use four-character pattern twice or more than twice in a row. In terms of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 Zhang's translation has relatively more repetitive , overlapping and synonyms types of four-character pattern , while Wu's and Wang's translations have a large amount of the derived four-character pattern. The paper provides examples and insights for using the pattern in practice.

Key words: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parallel corpus; four-character pattern

1. 引言

计算机技术在 21 世纪发展迅猛 ,人文学科逐渐走上数字人文化的道路。以弗斯和辛克莱 (Firth &

Sinclair) 的观点为基础的语言哲学观更多映射在借助语料库的语言研究、自然语言处理、语言教学、翻译研究等领域(李文中 ,2010) 。语料库翻译学发轫于 20 世纪 90 年代 ,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学教授蒙娜·贝克(Mona Baker ,1993) 发表《语料库语言学

¹ 作者简介: 孔德璐 ,同济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 语料库翻译学、翻译技术、译后编辑。

张继东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语料库语言学、语料库翻译学。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型汉外中央文献多语复合平行语料库群的创建及应用研究”(项目编号: 20AZD130) 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第四届导师学术引领计划项目“基于中英政论语篇平行语料库的评价系统对比研究”(项目编号: 202011421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和翻译研究: 意义与应用》一文为标志。在中英经典文学平行语料库的创制与研究方面, 英汉对照的语料库有基于莎士比亚戏剧及其对应译本的研究, 探究其语言特征及其翻译过程中显化趋势的对比(胡开宝、崔薇, 2016; 胡开宝、毛鹏飞, 2015); 在汉语典籍的多译本研究方面, 有学者利用语料库在《红楼梦》在其叙事标记语的不同译本间翻译情况对比和判断《红楼梦》不同译者的风格研究方面做过深入的研究(刘泽权、田璐, 2009; 张丹丹、刘泽权, 2014); 还有研究运用语料库对除小说外文本的译文风格进行研究, 如山水游记的散文翻译风格探析(李雪丰, 2020)。由此可见, 构建平行语料库对中外典籍进行语言层面或翻译层面等多角度的对比分析已具有足够的理据性和操作性, 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

作为托马斯·哈代(Tomas Hardy) 的代表作,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下文将英文原著简称为 *Tess*) 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其中不同人物的身世经历都反映了人与社会大环境的冲突以及人与命运抗争中无可奈何的渺小感, 这部颇具悲剧色彩的著作也被认为是哈代小说创作生涯的顶峰之作(姚佩芝、董俊峰, 2003)。 *Tess* 一书于 1891 年出版, 在 1949 年前已有三个全译本, 分别是顾仲彝的《苔丝姑娘》、吕天石的《黛丝姑娘》和张谷若的《德伯家的苔丝》。其中, 张谷若的译本被奉为经典翻译之作, 针对张译本的研究也有很多, 主要关注译本的方言翻译策略(韩子满, 2002; 余静, 2015) 和不同译本间的译本风格差异等(赵文通, 2008; 周平, 2009; Xiang, 2012); 另有研究关注张译本中四字格的宏观使用情况(王蓉, 2018), 但提供的数据支持较少, 鲜有译本间对比研究对四字格进行深入分类和研究。

以往的翻译研究多偏向定性研究, 多探究译本中和自己观点相符的条目并陈列在论文中以支撑自己的论点, 定量研究的方法因研究工具的缺乏而鲜见充分的数据论证。本文将着重以四字格为主要研究对象, 对其进行分类标注, 并通过对比分析找出不同译本存在的差异或共性, 谨为英汉平行多译本语料库的建制和研究提供一定借鉴和帮助。

2. 平行语料库的创建和宏观数据统计

自建的 *Tess* 英汉三译本平行语料库分为 1 个原文文件和 3 个译本文件, 共由 4 个独立的文本组成, 语料可以全部导入对应的平行语料库检索软件进行双语检索, 也可以独立提取作为各译本的单语语料库进行统计和计算。

2.1 语料库的处理和创建

本文所使用的语料库经历了以下几个步骤: (1) 语料的选择; (2) 语料数字化; (3) 语料清洁; (4) 中文语料分词; (5) 软件自动索引和标注; (6) 人工校对; (7) 数据统计分析。

Tess 中译本众多, 通过综合考虑, 我们参考影响力和时间跨度进行译本筛选。本文的语料库原文使用 2003 年版重印本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Hardy, 2003)。译本部分选取三个译本, 分别是: 198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张谷若译本(以下简称张译)、2016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吴笛译本(以下简称吴译)、2011 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忠祥和聂珍钊合译本(以下简称王译)。通过豆瓣读书网对所选译本进行检索, 张译本评分最高(8.8 分), 五星评分比例最大(46.1%), 且影响受众最广(所有版本共有超过 15 000 人评价); 王译本的评价情况(评分 8.4 分, 五星评分比 39.7%) 则和吴译本相差不大(评分 8.2 分, 五星评分比 36.1%)。

对书籍作 OCR 处理, 并对电子文本除噪, 去除前言、导读、序、注释、目录等除正文外的部分。在进行对齐和标注之前, 我们首先规定了对齐索引和标注单位, 采用 *Tess* 英文原文作为对齐的标准, 将句点(.)、感叹号(!)、问号(?)、冒号(:) 和分号(;) 作为句子分隔符号, 并在前后加上分句标志。该操作可以在 Emeditor 或 Editplus 等文本处理软件中批处理完成。

统计汉语文本时通常要经过分词处理, 我们采用 ICTCLAS2012 工具对中文译本进行分词标注, 选用计算所汉语词性二级标注。在英汉文本的句对齐上, 使用 ParaConc 自动对齐英汉文本。针对可能出现的原文与译文错位的情况, 我们以英文原文为基础, 逐个校对三个中译本, 如出现一对多, 则将语义对应的译文句子统一链接到原文对应句; 而当出现多对一、多对多的情况时, 则对译文句子进行拆分; 如出现译者未翻译某句, 为使句对不串行, 在译文对应处标记 [Empty], 以求后续研究时可回溯。

2.2 Tess 英汉三译本平行语料库的基本数据统计

研究中, 我们使用 WordSmith 6.0 版本对各子语料库进行检索, 对英汉文本特征进行初步基本数据的统计, 最终建成的语料库英文库容 15 万词, 中文约 100 万字。具体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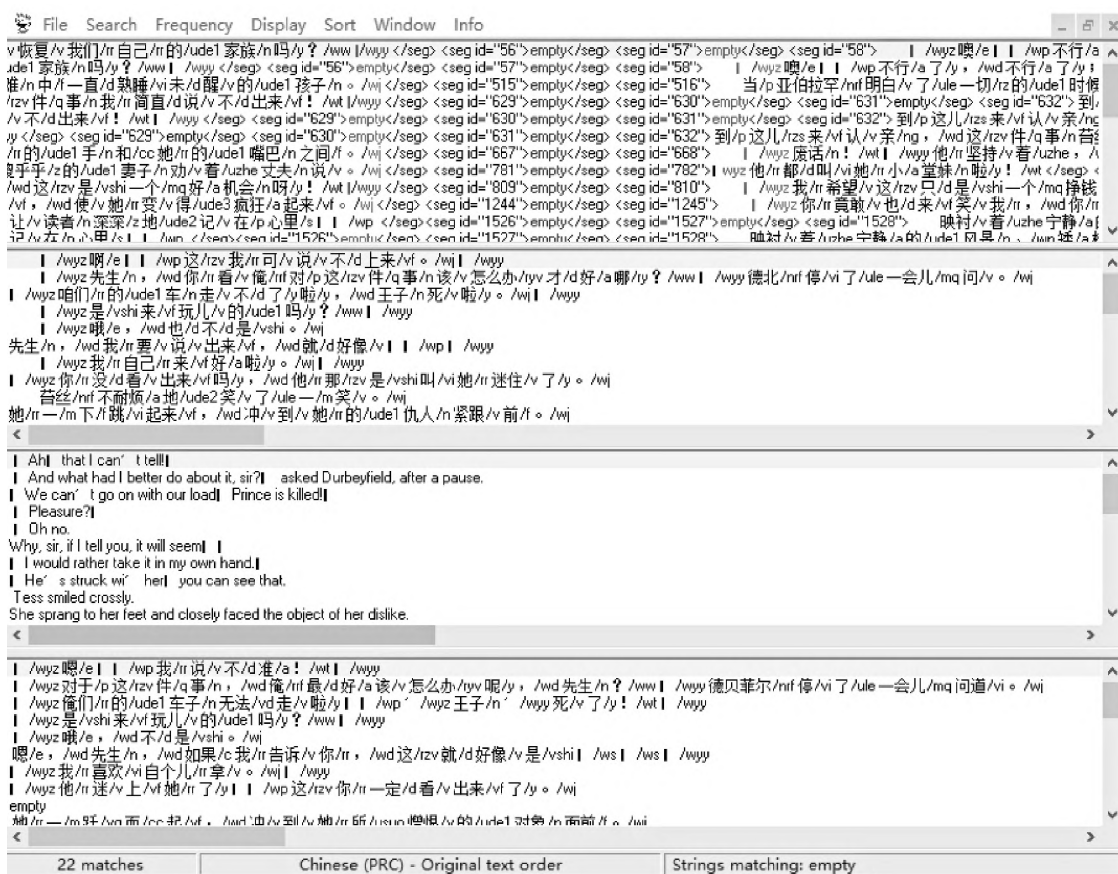


图1 ParaConc 平台语料检索示例

表1 英语原本和三译本的基本数据统计

	Tess 英文原本	张译本	吴译本	王译本
字数(中文)	—	345 193	277 060	296 002
形符数	153 233	194 385	174 041	184 926
类符数	12 133	12 525	12 449	11 125
形符/类符比	7.92	6.44	7.15	6.02
标准形/类符比	45.45	43.65	47.45	43.04
句数	7 888	8 469	8 813	8 379
平均句长	19.43	22.95	19.75	22.07
句段数	15 701	20 085	17 195	14 329
平均句段长	9.76	9.68	10.12	12.90

3. 基于 *Tess* 英汉多译本平行语料库的四字格研究

通过平行语料库,可针对不同研究问题对不同文本进行定量分析,开展英汉文本之间一对一、一对多的平行检索,从译者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和方法的运用、文本语言特征及其成因来开展实证研究。

3.1 四字格词组与成语

在汉语的使用中,存在大量四字联结、韵律齐整的四言词语形式。姚殿芳、潘兆明(1985)从四字格的范畴、形成、结构和运用来讨论汉语中的四字格,认为四字格是“包括四音节的单纯词、复合词、成语、熟语、固定词组和临时搭配的四音节词语结构”,具有能产性和相对独立性。马国凡(1987)则着重讨论四字格的形态结构和分类类型,强调四字格的分类主要有:多音节词、四字词组、结合紧密的固定词组,

以及结构松散的词组。综合以上观点,本研究将四字格这种富含强大生命力的词汇表现形式分为两类:其一是在历史中沿袭下来,被广泛应用并收录进成语词典的固定成语;其二是包含多音节词、四字词组等未被成语词典收录,但体现出四言形式声韵特征的四字词组。这种分类法能够较好地地区分四字固定成语和灵活词语,也能在语料库中进行实际操作并进一步加以应用。

在英汉互译文本中,对汉语文本是否应该使用四字格来对应英文翻译,学界褒贬不一。若运用得当,则可达到以少胜多、通顺流畅、韵律匀称、锦上添花的效果(冯树鉴,1985);但若四字格使用不当,则会造成偏离原文语义、偏离原文风格、偏离译语规范与表达习惯的后果(杨清平,2007)。在以往的研究当中,四字格多局限于关注“四字成语”,很少关注其他类型的四字结构;同时,研究呈现多定性分析,少定量研究的特征(吕文澎、喜慧超,2009),由此很多结论得不到数据上的支撑。本文将着眼于定量研究方式,结合 Tessa 三译本平行语料库,深入分析各译本四字格类型特征,以及部分四字格和英语原文对应时所展现出的规律。

3.2 四字格的语言结构类型和语料库处理

综合前人对于四字格的定义和分类(马国凡,1987;姚殿芳、潘兆明,1985;Wu,1995),我们对四字格的语言结构和组成类型进行分类,并以此作为语

料库二次处理的依据,对语料库中符合分类标准的词组归类,分类项如表2所示,分别为:数字类(numeral)、重复类(repetition)、重叠类(overlapping coordination)、完全重叠类(absolute overlapping)、同义类(synonym)、反义类(antithesis)、派生类(derived)、沿袭类(inherited)、外源类(borrowed)和杂项(miscellaneous)。其中编号1—5主要区分语言结构上的差别,6—8则看重四字格的组成来源。值得一提的是,各分类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晰的界限,可能一个词可以被分入多个类别。在我们分类的过程中,如果该词已经可以被列入结构类,则不再考虑组成来源类,即“先结构后来源”原则。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四字格词语的形式并不能完全使用语言结构规律来概括,而很多固定成语主要来源于沿袭不同历史典籍和故事等。

为更好地对固定成语进行辨识和分类,我们借助了王剑引(1987)编著的《中国成语大词典》。处理后得到电子文本,并经过除噪只保留词条,组成可供 ICTCLAS2012 标注使用的用户词典。成语是沿袭至今、固定使用的四字格词,但成语相对而言也是一个开放的集合。随着汉语使用者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地使用四字词语,部分四字词语也会被纳入成语词典,成为固定使用的用法,这属于一个连续体,由此第6类和第7类的界限也不甚明朗。因此判断成语的方法也相对固定,即被纳入成语词典的都属于成语,由成语衍生或者有明显的迹象表现出作者试图构建的满足四字格形式和韵律的词语都被纳入第6类。

表2 四字格语言结构分类

大 类	编号	类 别	解 释	示 例
语言结构类	1	数字	主要由数字词构成的四字格	一清二楚、三言两语
	2	重复	四字格前后成分中重复出现同一个字	若隐若现、大吉大利
	3	重叠	四字格前后成分中存在叠词	怒气勃勃、熊熊火光
	3a	完全重叠	完全由叠词组成的四字格	安安静静、打听打听
	4	同义	四字格前后成分存在同义词	奔波跋涉、尘土草芥
	5	反义	四字格前后成分存在反义词	好吃懒做、长话短说
组成来源类	6	派生	由固定成语派生出的四字格;特意组成四字格结构的词语	继后承前、夜以继日 山峦屏障、饱受煎熬
	7	沿袭	从不同历史来源(包含典籍、寓言等)沿袭出的四字格	孤注一掷、未雨绸缪
	8	外源	外源文化所形成的四字格	想入非非、登山训众
	9	杂项	无法详细归类的四字格,如自造词、方言词等	疤痢流星、别谋乐途

4. *Tess* 平行语料库中四字格的定量分析

针对 *Tess* 三译本中包含的四字成语和词语,我们对其进行总体情况的定量分析,随后在最高频四字格使用情况、四字格连用情况、四字格词性分类情况、结构类型分类情况和结构类型特征突显的四字格之间进行数据分析,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三译本四字格基本数据统计

	张译本	吴译本	王译本
四字格形符数	2 469	2 283	1 292
四字格类符数	1 679	1 318	755
形符/类符比	1.47	1.73	1.711
词容量比例(%)	1.27%	1.31%	0.70%
句容量	0.29	0.25	0.15
四字成语(类符)	540	668	372
四字词组(类符)	1 139	650	383
四字词语丰富度(%)	67.8%	49.3%	50.7%
四字格连用(两个及以上)	177 (7.17%)	86 (3.77%)	23 (1.78%)

注:词容量比例指四字格形符数/总词形符数;句容量指四字格形符数/总句数;四字词语丰富度指四字词组/四字格类符数。

我们逐一对表中数据进行分析,从四字格形符数和类符数来讲,张译本包含更多的四字成语和词组的数量和类型总量,其次是吴译本、王译本。形符/类符比在一定程度上与具体文本的词汇量大小和遣词的变化性成正比(胡开宝、朱一凡,2008),反映在四字格的使用上则体现了在三个译本中,吴译本包含的四字格更富有变化。文本的总形符数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四字格的比例,因此,在词容量层面,吴译本中四字格所占比例更高,平均100个词里有1.31个四字格,张译本相差不多,王译本较少;在句容量层面,由于张译本的句子数少于吴译本,所以张译本的句容量更大,平均一个句子中有0.29个四字格,换算为整数则是约4个句子中能发现一个四字格,吴译本相差不多。在对四字格进行定义时,我们已经将四字格大体上分为两类,固定成语和四字词组。通过统计我们发现,张译本中包含更多的四字

词语数量,其译本中四字格的比例约为67.8%,吴译本和王译本都约为50%,这说明张译本中使用成语之外的四字格更为丰富,创造性更强。

译文中四字格的连用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作为语言集约型的表达方法,四字格的连用能更好地表达译者的感情和意图,如强调等,或者连续使用四字格来达到对仗工整、音韵和谐、简洁明快的效果。究其原因,汉语“四字格”是汉语追求双音化和对称的结果(原苏荣,2017)。对比三个译本,我们发现,张译本中四字格连用最多,在四字格形符数比例中也最大,表明张谷若善于使用四字格连用来达到特定的语言效果,其中连用两个四字格共166次,连用三个共9次,连用四个有2次;吴译本和王译本比例较小,同时没有超过两个四字格连用的情况。通过检索语料库,我们找到张译本中连用超过两个四字格的多个示例,如例1所示。

例1

(a) 原文: Though the damp curtains of their bonnets flapped smartly into their faces, and their wrappers clung about them to wearisomeness, they lived all this afternoon in memories of **green, sunny, romantic** Talbothays. (*Tess* 原文)

译文: 虽然湿淋淋的粗布外罩,沉重累赘地箍在她们身上,但是她们两个当时看见的,却是她们脑子里那个草色芊绵,阳光普照,情思缱绻的塔布篱牛奶。(张若谷译)

(b) 原文: For the fact that it was this said thirty-first cousin, Mr. d'Urberville, who had fallen in love with her, a gentleman not altogether local, whose reputation as a **reckless gallant** and **heart-breaker** was beginning to spread beyond the immediate boundaries of Tandrige. (*Tess* 原文)

译文: 因为和她发生恋爱的,是她那位隔得八十层远的族兄德伯先生,一位并不完全仅仅属于一区一隅的乡曲之士,并且他那种不择手段、拈花惹草、全无心肝、厌旧喜新的狼藉名声,正开始传布到纯瑞脊本地以外。(张若谷译)

在例1(a)中,张谷若使用的四字格和英文原文一一对应,译文三个四字格连用对应原文三个形容词连用,如此一来能让读者在体会到四字声韵优美的同时,想象到塔布篱牛奶厂在阳光所呈现的绿草延绵的景象,语言生动自然而不显堆砌。在例1(b)中,四个四字格所对应的是描写苔丝远房堂兄亚雷·德伯的性格,对照英文发现,译者实际上对 heart-breaker 再次进行了转译和增译,将一个名词转化为“全无心肝、厌旧喜新”两个形容词性四字格,同

时连用四个具有贬义的四字格,将一个心肠狠毒且图谋不轨的反面角色刻画得淋漓尽致,如同一个短篇的四言诗一般,反映出张谷若对于四字格的使用非常娴熟,其文字有极大的表现力。张译本中四字格连用大多对应英文中的形容词连用,这说明四字格连用能够有效地实现生动描写的功能。

5. Tess 平行语料库中四字格的语言结构分析

在对语料库进行处理之前,我们综合前人对于四字格的定义和分类,对四字格的语言结构进行了分类,并在语料库中对应标注出来,分类的标准可见表2。随后我们借助 ParaConc 对三译本中出现的四字格,包括四字成语和四字词组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三译本四字格语言结构数据(类符)

大类	编号	类别	张译本	吴译本	王译本
语言结构类	1	数字	74 (4.41%)	54 (4.09%)	32 (4.17%)
	2	重复	211 (12.57%)	181 (13.72%)	108 (14.06%)
	3	重叠	60 (3.57%)	48 (3.64%)	50 (6.51%)
	3a	完全重叠	230 (13.70%)	163 (12.36%)	91 (11.85%)
	4	同义	575 (34.25%)	285 (21.61%)	159 (20.70%)
	5	反义	29 (1.73%)	22 (1.67%)	9 (1.17%)
组成来源类	6	派生	233 (13.88%)	313 (23.73%)	179 (23.31%)
	7	沿袭	220 (13.10%)	206 (15.62%)	114 (14.84%)
	8	外源	8 (0.48%)	11 (0.83%)	6 (0.78%)
	9	杂项	39 (2.32%)	36 (2.73%)	20 (2.60%)

通过表格数据,我们能够看出,三译本的各项结构类型趋势比较相似:语言结构类主要集中在重叠/完全重叠和同义项目;组成来源类主要集中在派生项目。张译本的语言结构类同义项目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占有较大的比例,同时重复、重叠和完

全重叠项目占比次之,下文中将主要分析张译本中这三项的具体使用情况;吴译本和王译本中派生出的四字格占比较大的比例,下文,我们将主要分析吴、王译本中派生四字格结构的具体使用特征。

5.1 重复、重叠和完全重叠类

在我们的分类标准中,重复类是指四字格前后成分中重复出现同一个字;重叠类是指四字格前后成分中存在叠词;完全重叠类则是指完全由叠词组成的四字格。这三个类别有着相似之处,即在四字格中均有重复出现的部分。通过检索和统计,我们发现张译本中四字格类型占了较大的比例。分析索引行示例,我们能够看出此类四字格在译本中的语言表述效果如何。

例2

(a) 破晓的时候和黄昏的时候,同是半明半暗的灰色,但是它们阴暗的程度也许一样,明暗的景象却不相同。

苔丝跟在克莱后面,不过却总不想追到他跟前,也没设法去引他注意,只是不言不语,无情无绪,而忠心耿耿,跟在后面。

(b) 微弱的烛光,黝黝荫翳、蔼蔼慈祥,把她身上和脸上在日光下要显出来的小毛病全都勾抹掉了。

倾吐出随后而来感谢上帝的祷文,念的时候,神采奕奕,意气扬扬,声音渊渊而琅琅,仿佛闭管的风琴。

(c) 因为他有一个时期,住在伦敦,想要见识见识世面,同时打算在那儿找一种职业或者做一种生意。

你这是何苦,自己挺费劲地走着走,还累累赘赘地带着这么些重东西!

(张谷若译)

例2(a)包含的是ABAC类,即重复类型的四字格词语;例2(b)包括AABC和ABCC类,即重叠类四字格词语;C项包含ABAB和AABB类,即完全重叠类的四字格。此类四字格在形式上表达生动、通畅达意,如用来描写微弱烛光的kindly dimness被译为“黝黝荫翳、蔼蔼慈祥”,这两个词生动地把跳跃着的烛光以拟人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具有经济性,可以用较少的词表达较为丰富的含义,比“明暗之间相交的灰色”“半明半暗的灰色”则更为简练达意。在音韵上,使用重复的叠词可以产生平仄和谐的效果,增添多彩的音乐性,给人带来听觉上的美感和快感(马国凡,1987)。对于例2(c)这类完全重叠的四字格,在达到上述表达生动、声韵和谐的基础上,还会

产生另外一些作用,如“见识见识”这个动词叠词四字格在一个广义的范畴中能够达到一种“轻微和尝试”的作用,使这些重叠式具有“轻微”“不经意”等意味和使语气缓和、委婉的作用(李宇明,1996);在这里,“见识见识”可以等同于“见识一下”。副词四字格“累累赘赘”相对于“累赘”而言,起到加强程度的作用,更具有美感和乐感。

5.2 同义类

同义类四字格结构指的是四字格前后成分存在同义词,如奔波跋涉、尘土草芥等。此类四字格可视为由前后两个同义的二字词组构成,两词组语义或引申语义重合,故而强调同一意思。这一类四字格在张译本中占了较大的比例。

例 3

(a) 她所以喜欢这样避世隐居,有她的重要原因,因而会把她的意思误解了。

(b) 苔丝老自己鞭策自己,自己和自己斗争,想好了种种办法,要咬着牙,严峻冷酷地将来过一辈子独身生活。

(c) 他在那儿,遇到一个放荡轻狂、玩世傲俗的青年,他就负起责任来,一心要劝他学好。

(d) 嫁他的偏偏不是别人,不是千金小姐,不是穿绫罗绸缎的阔人,偏偏是和俺们一样的她!

(张谷若译)

同义词在英语和汉语中占据很大的比例,使用内省法研究同义词会使得语言学习者不得要领,而语料库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描述词语行为的新视角,并使对同义词的细微差异进行科学而全面的描述成为可能(张继东、刘萍,2005)。同义类型的四字格词性广泛,例 3(a) 中四字格为动词性,(b) 中为副词性,(c) 中为形容词性,(d) 中为名词性。此类四字格使用两个同义的二字词组组成四字格,除上述四字格通用作用,如实现音韵和谐、通达流畅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强调的作用,能够加强语气、突显语义,给读者留下较长的认知时间,印象深刻。例如例 3(c) 中“放荡轻狂、玩世傲俗”所对应的英文为 a lax young cynic,如果简单翻译成“一个懒散且愤世嫉俗的少年”则缺少了两个同义型四字格所带来的语义增强的效果;特别是此处这个顽固的少年是安琪的牧师父亲所要感化的对象,通过这两个词也能够最为简洁地刻画人物性格,反映出安琪父亲作为牧师的高尚形象。另外,有一些同义类四字格也成为常用搭配,经常一起使用,如例 3(d) 中的“绫罗绸缎”通常就会用来形容腰缠万贯的商人。

5.3 派生类

派生类四字格是由固定成语派生出的四字格,或特意组成四字格结构的词语。如继后承前、夜以继日分别是由固定成语承前继后、日以继夜变换顺序而来;同时有部分是通过简化或增补成分而主观搭配成为四字格形式,如山峦屏障、饱受煎熬。

例 4

(a) 原文: particularly fine spring came round, and the stir of germination was almost audible in the buds; (...) (Tess 原文)

译文: 眼前又将是一番春光明媚的景象了。几乎听得见万物萌芽、蠢蠢欲动的声音了。(吴笛译)

(b) 原文: Inwardly swollen with a renewal of sentiment that he had not quite reckoned with, he went upstairs to her chamber, which had never been his. (Tess 原文)

译文: 一时间百感丛生,心乱如麻,这是他完全没有预想到的,就上楼进了她那间他从来没有用过的房间。(王忠祥和聂珍钊译)

例 4(a) 为吴译本中派生类的四字格词组示例,(b) 为王译本中的该类词示例。(a) 中“春光明媚”一词生动形象地对应了 fine spring,若是单纯翻译成“一幅美好的春日景象”则显得略微单调乏味。连用“万物萌芽、蠢蠢欲动”则能对应 a stir of germination,具有音韵美和对称美。此处如译成“万物复苏”,则在 in the buds 就会遗漏,而派生出“万物萌芽”这一四字格在保留“万物复苏”的意义时还能将 bud 转化为动词运用在译文中。

例 4(b) 中,小说讲到安琪得知苔丝之前的悲惨经历,在他离开去传教之际还和苔丝吵了架。原文 swollen with a renewal of sentiment 表达出他内心的纠结;将之译为“百感丛生、心乱如麻”,则运用了比喻来形容一种思绪纷繁、难以开解的愁情,这就是四字格能够带来的文学性美感。

6. 结语

本文基于自建的 Tess 多译本平行语料库,对译文从语言使用层面和词汇分布层面进行实证研究。首先,根据前人对四字格的研究,本文对译本中出现的四字格进行适当分类,分为语言结构和组成来源两大类并细分为九个类别。而后,在语料库中对语料中出现的四字格进行标注,同时借助成语词典来区分固定使用的成语四字格和运用灵活、创造力强的四字词组。研究结果表明,从四字格形符/类符比

来看,吴译本包含的四字格更富有变化;在句容量层面,张译本的句容量更大,平均约4个句子中存在1个四字格。本文将四字格分为固定成语和四字词组两类,张译本中使用成语之外的四字格更为丰富,证明其创造性更强。同时张译本四字格连用最多,在四字格形符数比例中也最大,实现生动描写的功能。

其次,本文详细分析了三译本中四字格的语言结构类型,张译本的同义类四字格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此类二二式四字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强语气、突显语义,且部分四字格较为常用,已包含引申义的效果;在结构上重复、重叠和完全重叠类的四字格在张译本中总量多,此类四字格能够达到表达生动、音韵和谐的效果,上述张先生对四字格的精妙运用,才使其译文生动、活泼、传神;吴译本和王译本较多使用派生类四字格,此类四字格在保证语言经济性的同时,能够增强译本的文学性,有助于深入刻画人物情节或景色描写。

最后,研究中同样存在不尽完善的地方,如四字格分类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存在较多的四字格同时满足多个项目,针对其他研究目的运用不同的分类原则,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果。借助 *Tess* 三译本平行语料库,本文通过量化研究考察不同译本中四字格的使用情况,体现出不同译本的差异性,为以往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也为翻译实践中四字格的运用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 [1] Baker, M.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A]. In M. Baker, G. Francis & E. Tognini-Bonelli (Eds.).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3: 233-250.
- [2] Hardy, T.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M]. Shanghai: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 [3] Wu, C. On the Cultural Traits of Chinese Idioms [J].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1995 (5): 61-82.
- [4] Xiang, R. First Translation and Retranslation in the Histor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A Case Study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J]. *Babel*, 2012(4): 457-470.
- [5] 冯树鉴.“四字格”在译文中的运用[J].中国翻译, 1985(5): 19-22.
- [6] 龚梦霞.论前景化视角下的文学翻译——基于《德伯家的苔丝》两个汉译本的分析[J].名作欣赏, 2016(18): 145-147.
- [7] 韩子满.试论方言对译的局限性——以张谷若先生译《德伯家的苔丝》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4): 86-90.
- [8] 胡开宝, 崔薇.基于语料库的莎士比亚戏剧汉译本中“使”字句应用的研究[J].外语教学, 2016(1): 102-106.
- [9] 胡开宝, 毛鹏飞.基于语料库的莎士比亚戏剧中“lord”人际意义再现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5): 100-107.
- [10] 胡开宝, 朱一凡.基于语料库的莎剧《哈姆雷特》汉译文本中显化现象及其动因研究[J].外语研究, 2008(2): 72-80.
- [11] 李文中.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视野[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2): 37-40.
- [12] 李雪丰.山水游记散文翻译风格对比研究——基于《永州八记》三个译本平行语料库的统计分析[J].翻译研究与教学, 2020(2): 129-136.
- [13] 李宇明.论词语重叠的意义[J].世界汉语教学, 1996(1): 11-20.
- [14] 刘泽权, 田璐.《红楼梦》叙事标记语及其英译——基于语料库的对比分析[J].外语学刊, 2009(1): 106-110.
- [15] 吕文澎, 喜慧超.英文互译四字格翻译研究综述[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 2009(2): 59-61.
- [16] 马国凡.四字格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2): 51-58.
- [17] 王剑引.中国成语大辞典[M].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 [18] 王蓉.基于语料的英汉翻译语言风格对比研究——以《苔丝》三译本为例[J].外文研究, 2018(2): 84-89.
- [19] 杨清平.发挥译语优势与四字格运用之是非[J].山东社会科学, 2007(8): 149-152.
- [20] 姚殿芳, 潘兆明.说“四字格”[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4): 86-94.
- [21] 姚佩芝, 董俊峰.《德伯家的苔丝》——哈代综合悲剧观的完美体现[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5): 118-120.
- [22] 余静.论方言翻译的“落差”策略[J].中国翻译, 2015(2): 107-110.
- [23] 原苏荣.汉语的“四字格”和英语的“四词格”比

- 较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1): 7-11.
- [24] 张丹丹, 刘泽权. 《红楼梦》乔利译本是一人所为否?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考察[J]. 中国外语, 2014(1): 85-93.
- [25] 张继东, 刘萍. 基于语料库同义词辨析的一般方法[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6): 53-56.
- [26] 赵文通.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下译者风格的彰显——以张谷若译《苔丝》为例[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 89-93.
- [27] 周平. 《德伯家的苔丝》之张谷若译本的特色浅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1): 151-153.